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宁波的特产

叶辛

由于爱好文学,从青年时代提起笔来写一点作品开始,我也听从无数文学前辈的叮咛和教诲,做一个有心人,在日常生活中注意搜集素材和有趣味的各种各样材料。

记得45年之前买下的一本中国各地土特产的小故事集,保存至今,空闲下来时常常翻看。近10年里一次又一次地去往宁波,参加文学界和社会各界组织的读书、写作活动,几乎走遍了宁波基层的每一个县、区、市,自觉对宁波熟悉起来。回到书斋里,再翻看保存了近半个世纪的这本介绍和描绘全国各地土特产的故事集,读到浙江省宁波市这一篇,竟赫然写着:宁波的土特产仅一样,雪里蕻(原文)咸菜!我顿时就觉得,45年之前编写的书,太草率了!偌大的物产丰盈的宁波,怎会只有咸菜一项土特产呢?

我这篇小文,就想仅凭自己的记忆,写下我在宁波品鉴过的很多难忘而齿颊留香的小吃。如果说咸菜可数当年唯一的土特产品,那么宁波与咸菜同类的油焖笋、黄泥螺、虾酱蟹糊一类佐菜,都是和咸菜一样,具有咸、鲜特点尤其适合上海人吃泡饭、喝粥的佐食小菜。在我的记忆中,这几样食品在物资稀缺的年代,甚至是不少上海滩老宁波津津乐道的美味。偶尔得之,往往一罐一家人要吃上几顿。即使是到了今天物资丰富了,上宁波或者浙江的大酒楼和精致的馆子,像黄泥螺油闷笋还是作为小菜或直接算一小盆冷菜的。

同样上得宴席,并且迅速传遍全国餐桌的,还有一道红糖发糕,因其软糯香甜,红糖醇香,麦芽浓郁,受到老少食客的喜爱。特别是它烹饪简易,推而广之很快地成为正席的甜点。和红糖发糕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另有一道黄金糕,既是宾馆早餐自助餐的必上品,同样也可端上午饭、晚餐的桌面。没有人认为它低廉,也无人挑剔其太过大众,反而因其奶香微糯、松软可口而广受青睐。我想这两种甜点,之所以在同样属于宁波糕点的一众乌饭团、灰汁团、小糖糕、油包、艾草馒头等类似品种中脱颖而出,传进全国的大众厨房,是有其讲究的。单举一种普普通通的油焖笋而言,宁波的老食客会告诉你:“三斤好笋才能做出一两佳品”。明白了这一点,再品尝油焖笋时,客人就会咀嚼出宁波食品的特色之处。和上餐桌的特色小菜相媲美的,还有宁波的各式各样的小点心,诸如橘红糕、绿豆糕、冰豆糕、云片糕、豆酥糖、桂花糕、老婆饼、绵绵糕……仅仅是糕点,一写就是一长串,不但是当今宁波姑娘们的日常小点,也是无数上海女孩至今喜欢的零食小点心。记得插队落户在西南山乡,下雨天不出工,女知青们回忆和追怀最多的,就是这些宁式点心。她们中有的是宁波人,更多的是上海人,可见这些宁波的特产早已深入几代上海人的灵魂了。

那个时候,山乡里农民不理解,同样是过日子,一天三顿饭,劳累了睡一大觉,你们为啥这么想念上海呢?女知青们就会振振有词地回答:上海有梨膏糖,有入口即化的各种酥、苔条饼、香酥龙头烤、干枣、草橄榄、杨梅、梅干菜脆饼……我一张口就能讲一百种,山乡的村寨上,一种也没有。

殊不知女知青们对着村寨上农民报出的一长串糕点零食,全都是一百几十年来从宁波传进上海滩的。只不过姑娘们自小在上海长大,只以为所有的东西都产自上海罢了。

宁波的特产远不止我已写到的这一些,有许多名头甚至比咸菜更大的,诸如臭冬瓜、咸蟹糊、农家萝卜干等,都是又怪又有味的特产。但我觉得不需要罗列下去了,从已经写到的这一系列特产,足以证明,宁波的特产远不止雪里蕻咸菜一种。

我小学三年级那年,在宁波航海仪器厂工作的表哥来上海出差。晚上我缠着他讲故事,身为技术员的他不说孙悟空、不讲梁山好汉,嘴里全是无线电波、恒定电磁与宇宙星辰。我听不懂这些词汇,却因“矿石收音机”,骤然点亮了我对半导体的兴趣。表哥说,“明天去虬江路,给你装台不用电的收音机。”我眼睛瞬间亮了,“矿石收音机”的影子在脑海里跳着,满是新奇。

第二天,我们迈着“11路”的脚步,一头扎进虬江路旧货市场,他淘来一根装着碎矿石的玻璃管,里面的晶体闪着云母般的光;两只绿釉电容,像刚摘的青枣;还有副耳机,耳罩很软像老棉絮。回家后,表哥把晾衣杆绑上铁丝当天线,把铁棒敲进地缝里当地线,又把废旧铜丝一圈圈绕好当线圈。没有电烙铁,所有

电容引脚上,比麻花还紧实。当他把耳机套在我耳朵上时,先是“滋滋”的杂音,然后一段独奏音乐流了出来,像山涧清泉,清凌凌漫过耳廓。从此这台矿石机,成了我独享声音的宝贝。每

回来了,还更清晰、更稳定。我茅塞顿开,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矿石可以被二极管替代,技术的海洋,大有可为。

这样书桌成了我的“作坊”。

矿石机换成七管机,一波

段升级成两波段,装配技术的阶梯在掌心渐渐清晰。最初徒手拧接的零散元件,搬到了胶质塑片上,那些曾在掌心打滚的电阻、电容,有了固定的“住处”,不再担心导线缠绕打结;后来印刷线路板出现,细密的铜箔线路像城市脉络,元器件插焊其上,比手拧的接头更稳固,声音也少了杂音。再往后,集成电路板的诞生更是神奇,无数元件浓缩成一块小小的板子,体积越做越小,接收的波段却越来越多,这

新年时分,寒意渐深。散步之余,我偶尔会在小区外绿地公园的木凳上小坐,同昏黄的路灯、高大的香樟一起,悄悄地等,等城市从喧嚣归于宁静。也在等一只貉,或者一家门的貉。

貉,是被一个叫“貉口普查”的项目触发,这个城市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公益项目从2022年到2025年已经连续开展四年。2025年的第四次“貉口普查”报告显示,在上海9个行政区的112个居民小区里,有102个发现貉出没,平均0.41只/公顷,遇见率是1.02只/公里样线。

貉出没?在这个繁华的都市?其实,我不知道项目的样本小区里是否包括我所在的这个,但我愿意守株待“貉”。动物们没有户口、工作之类的羁绊,谁能保证不会有一只勇敢、聪明、喜欢诗和远方的貉,携妇将雏一路搬迁到宜居的郊区呢?我没见过真正的貉。最初,貉出现在成语里,“一丘之貉”。貉属于犬科,但它们聪明、羞怯,甚至有些呆萌,并且是这块土地的原住民。就是说,早在这片土地成为喧嚣的都市之前,貉以及许多其他动物就已定居在此,在三峰九泖间大片的葱郁中,活泼、自由自在地生活。现在它们也是这个城市的居民,

报告里说它们住进地下室、建筑的缝隙、涵洞或者下水道。它们得等城市熟睡以后,才敢悄悄出门去寻找食物,捡落果,也翻垃圾桶。有的市民抱怨:那动物无所顾忌,斜眼瞥过人后,仍然大模大样地自

行其是,有时还准备跟遭遇的猫狗斗狠。

我经常一边猜想一边等貉,一只或一家门,都行。我脑补的画面是这样的:逐渐安静下来的城市,灯光迷离,小丘后面窸窸窣窣爬上来一只貉,耸身,张望,像爬上桅杆的海盗头目,手搭凉棚四下观察。稍后,第二只、第三只,貉挨个儿爬上来……直到草坡上堆满一家门的貉。

我们的会面就安排在草坡上。我坐地上,貉在我脚边,我代表智人放足大与傲慢,对城市的原住民表示足够的谦卑和尊重。虽然那份报告里建议遇到貉时,最好遵循“四不”原则:不害怕,不接触,不投喂,不伤害。但如果貉允许,我还是想摸一下它的头,而貉也可以蹭我的脚踝,了解我的气味。现在,我们是一丘之貉。我们都是城市动物,我们都是一座居大不易的城市里生活,我们可以分享在这城市的生存智慧,讨论如何共享一座美丽的城。

当然,我至今还没等到一只貉,但我愿意继续等。我想,总有一天,会有貉来造访这片绿地。有位动物专家听说我的等待,特意告诉我,貉是冬眠的动物,我在冬天是等不到的。我微笑,不响。他说的是高纬寒冷地区的貉,但上海的城市环境已经弱化冬眠的本能,谁能保证不会有一只貉在某个晴暖的冬夜出来消夜呢?

更重要的是,在繁华的都市,安静地等一只貉,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智慧快餐

烂泥扶不上墙,不是泥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

郑辛遥

当我换上新日历的时候,忽然想起几年前张伟给我看他收藏的老上海月份牌,他跟我说,你看看,多少漂亮啊!是啊,那些一百多年前的月份牌真的很精美,色彩鲜艳,喜气洋洋。他说,他正在做这方面研究呢。

其实,作为近现代海派文化研究的一位公认的大家,张伟横跨多个领域,在上海的文学史、电影史、戏剧史、美术史、出版史、文献资料等研究方面均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只是,很可惜,在他学术生涯最为辉煌的时候,却突然离开了我们,以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接受。

书桌上,我收到刚刚出版的《张伟自选文存》,分为“沪上年华:上海近代都市人文记忆”“纸韵悠长:近代文人文学考察记略”和“光影传奇:上海近代影人影史随笔”三卷四册,心里甚是宽慰。这部文存是张伟去世后,他儿子张舒萌在他的电脑里发现的,他建了一个文件夹,名称即为“张伟自选文存”,里面有目录和大致已编好的六十余篇文章,时间跨度从1986年初到2022年末,涵盖了他从三十岁至六十七岁整个学术生涯中各时间段、各研究

精神。为表达美亚所从事的不是一人一厂之事业,代表的是整个中国丝绸业的信念,所以,该片由广阔的社会风貌场景入手,按中国传统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等分工顺序,逐一深入到乡间桑林、村户蚕房和市镇丝绸厂家拍摄,然后将镜头对准美亚的各个生产工序,从成箩的蚕茧进厂,到成匹的绸缎下机,再进入各家商厦。影片的压台戏便是美亚的独家王牌,即时装表演,可谓美轮美奂,达到高潮。这部《中华之丝绸》首映于1928年,是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多得的一部珍稀的

早期纪录片。在《瞬间永恒——上海图书馆藏历史原照》一文中,张伟告诉我们,由于中国职业摄影记者的出现很晚,所以早期的新闻照片一般都是由照相馆的摄影师承担的,他们在“摄影记者”这一领域内辛勤耕耘,拍出了不少足以留传后世的佳作。他将上海图书馆珍藏的历史原照做了详细的介绍。光绪二年(1876年)建造的上海至江湾镇的吴淞铁路是我国境内通车的第一条铁路,定于7月1日举行的通车典礼成为当时的热点新闻,《申报》为凸显自己的优势,特请上海日成照相馆拍摄通车时的热闹情景,照片刊出后轰动一时,成为我国早期新闻摄影的一个先例。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开设在南京路上的心心照相馆凭借自己所处的位置,派出摄影师抢拍了很多照片,并无偿提供给《上海画报》等新闻媒体发表,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1927年,王开照相馆以高价获

得远东运动会各比赛项目的拍摄权,然后将照片免费提供给各家报社,“王开”的名声也随之不胫而走,成为现代企业巧于运作的经典案例。

坐落于南京西路和黄河路口的卡尔登戏院现已落下帷幕,但张伟却用文字记录了其开幕后曾有过的诸多盛况。1923年2月9日,由大名鼎鼎的邬达克设计的卡尔登戏院揭幕,其座位之宏敞,装饰之华丽,电光之充足,影片之优良,加之附设有咖啡屋、弹子房及舞厅、饭店,堪称当时上海最豪华最时尚的影戏院。那时还是默片时代,卡尔登戏院专门雇佣了一支豪华而出色的乐队,在乐池里视剧情随时伴奏,以增强影片感染力。1930年,孙瑜导演《野草闲花》

时,特意为影片创作了一首歌曲,由男女主角金焰和阮玲玉演唱,担任伴奏的正是卡尔登乐队。孙瑜预先请大中华唱片公司录成唱片,放映时配合演员开口唱歌的画面播放,让人叹为观止,这首《万里寻兄》也因此成为我国影坛的第一首电影歌曲。

张伟就是这样,孜孜不倦地专注于海派文化研究,以勤奋和扎实的文字,留住了百多年来色彩缤纷的沪上年华。我想,《张伟自选文存》也是他在冥冥之中留给我们所有人,留给上海这座城市的一份最为深情的礼物吧。

矿石收音机的清响
陈甬沪

七夕会

才懂技术的妙处:既藏着“缩小”的智慧,更藏着“增强”的能量。电阻是“限流岗哨”,电容是“存电小水库”,焊锡融化的白烟里,飘着的不仅是连接的秘密,更是技术迭代的足迹。

如今缩成拇指大小的芯片,让我想起了那根五分钱的二极管……当年表哥为我推开的矿石机之门,只是当年和我一起拧线圈的孩子,大多没走到这条路上。现在我早不碰半导体了,但夜深人静时,总像是能听见那阵沙沙声。那电波世界的秘密,是万物皆可连接,只要你愿伸手去拧、去缠、去听;而技术的真谛,是每一步进阶都扎根过往,从不是凭空出世的奇迹。矿石机清响与少年爱好早已成为过往,但生活中的美好、生命中的共鸣,始终提醒我们,所有伟大的技术,都始于一次真诚的链接。

雪乡之夜

安德列

风雪里的光晕
严寒里的暖意
雪落无声,炉火正旺
喀纳斯雪乡之夜啊
蓝夜与白雪之梦

星河从天外来
一路踏碎晶亮冰碴
炊烟迎上去
呼出一口夜梦
恰好把山后天上的冷蓝,一点点
缝进松林的衣袖
教冬日如何在酷寒里
保存暖暖的底色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当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一月悄然而至。清晨,第一缕阳光穿过凛冽的寒风,洒向被彻骨的寒意笼罩着的整个世间大地。

一月,备受霜雪煎熬的广袤田野依然展现着生机和活力,执着地袒露着它的真诚,田间阡陌只是一道道深浅不一的灰色划痕。在南方,嫩绿的麦苗、娇弱的油菜在寒风中频频颤动,倔强地坚持着,埋藏在泥土中的种子在寂静中等待着,沉浸在对生命的酝酿和春天的向往之中;而北方的田野,收割完的庄稼茬规则地点缀在空旷的田野上,连绵不绝的远山早已银装素裹,严阵以待,迎候严冬的一轮接一轮的检阅。“葵影便移长至日,梅花先趁小寒开”,不畏严寒的梅花依旧傲然挺立,悄悄然开放了,阵阵清香不时轻袭过来,生动诠释了“梅花香自苦寒来”的真谛。

而勤劳的人们还在默默地耕耘着,或在田间给小麦油菜等作物追施冬肥,或在筑坝蓄水兴修农田水利,或在林场果园完成整枝修剪。寒冷,无法阻挡人们筑梦的脚步,因为他们懂得幸福是靠奋斗出来的。一月的到来,让所有的事物都焕然一新。

一月的音符

徐新

而勤劳的人们还在默默地耕耘着,或在田间给小麦油菜等作物追施冬肥,或在筑坝蓄水兴修农田水利,或在林场果园完成整枝修剪。寒冷,无法阻挡人们筑梦的脚步,因为他们懂得幸福是靠奋斗出来的。一月的到来,让所有的事物都焕然一新。